

金元七總管傳說與信仰之調查研究 ——以張家港市與湖州地區為例

李淑如*

摘要

江南地區的民間信仰中有一總管神，傳說神姓金，家中排行第七，故又稱金元七、金七、金總管等。在歷史方志文獻中，他原稱「利濟侯金元七總管」，傳說是元代一位能陰翊海運，被封為「利濟侯」的總管，明代發展成庇護漕運的神祇，成為壯大漕運的傳說人物。明末漕運沒落，又順應江南農村的人民生活，信仰形象隨之轉變，受封為「隨糧王」，地方總管廟每年皆有慶典祭祀。隨著時代發展，江南地區百姓甚至將他視為財神供奉者。但在張家港地區的傳說和民間信仰中，以其特殊面貌存在，他搖身一變成為「金神」，是抗倭英雄，得到百姓的愛戴與祭祀，並編成寶卷講唱，在民間傳說、信仰風俗中都有他的身影，並年年盛典加以緬懷。而太湖流域地區也是金總管信仰分佈的區域，沿著環太湖區域都有總管廟的存在，當地農民以金總管為地方性的守護神，祈求農作物豐收，故本論文就寶卷、俗曲與民間故事探查金元七總管傳說傳唱模式與風俗信仰轉變，並兼論張家港與湖州地區的總管信仰。湖州地區為漕運必經之地，總管廟林立，是總管信仰發展的核心地區，而張家港金村所保留並持續發展的金村廟會，則是現今規模最大的總管廟會，故本文以這二個地區為析論對象。

關鍵詞：金總管、河陽寶卷、湖州、民間故事、地方信仰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Study on Folktales of “Governor Jin Yuan Qi” in Zhang Jia Gang and Hu Zhou Cities

Lee Shu-Ju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igious cult on “Governor Jin Yuan Qi” in southern China. The worship of Governor Jin Yuan Qi began in the So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legend references, Governor Jin Yuan Qi was a patron whose to protect the seafarers and therefore he was also remembered as the guardian governor of grain tribute system in Ming Dynasty. After 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completely fallen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conformed to the trend of country life, “Governor Jin Yuan Qi” was transformed into “God of food”. As time goes by, his characters’ images kept renovating and finally became the “God of Wealth”. In the legend and folk belief of Zhang Jia Gang region, “Governor Jin Yuan Qi” is widely worshiped and recognized in their folklore, custom, and belief. The cult of Governor Jin Yuan Qi spreads within in Jiangsu and northern Zhejiang province, covering the Taihu Lake basin area. The majority of farmers and others believed Governor Jin Yuan Qi as a god and patron, people offer sacrifices for a good harvest and protection for the coming year. Hence, this paper to prob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stoms, and beliefs on Governor Jin Yuan Qi’s folktales based on the Bao Juan libretto, folk song and folklore in Zhang Jia Gang and Hu Zhou Cites.

Keywords: Governor Jin Yuan Qi, He Yang Bao Juan, Hu Zhou, Folklore, Local Cults

金元七總管傳說與信仰之調查研究 ——以張家港市與湖州地區為例*

李淑如

一、前言

在江南以太湖為中心的地區，民間信仰總管神。總管的稱號，與民間信仰相關者首次出現於《元典章》中，來源於從事海運的船團指揮官。總管神是地方性神祇，有不同姓氏的總管神，而其中最知名且深具代表性的就是金元七總管（以下簡稱金總管）。回顧過去關於金總管的研究，濱島敦俊對江南的金總管信仰做過深入的調查，自 1960 年開始結合江南社會狀況與水利及徭役制度的相關研究，以明清時期的江南區域為研究重點，並結合田野調查工作，濱島敦俊認為江南三角洲所特有的三種土神信仰（總管、猛將、李王）都存在著「總管」的性質，故將此類信仰統稱為「總管信仰」。濱島敦俊認為金總管是江南三角洲的地方性土神，與巫師家族造神結合漕運有關。總管雖然神格不高，僅以地方性神祇信仰盛行於明清的江南地區，但其信仰影響卻遠及臺灣，因為臺南便有直接以總管命名的「總趕宮」。¹濱島敦俊在研究金總管時以眾多的歷史文獻為主，爬梳出金總管信仰在江南地區的樣貌，但卻無法在民間傳說或靈驗故事上有所突破；王歡《中國民間的財神信仰與財神寶卷研究》注意到《發財卷》講述金總管的財神形象故事，但卻未提及同樣是寶卷、同樣演述金總管故事的《金神卷》及《總管寶卷》。故筆者擬站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再探金元七總管的傳說與信仰的流播現況。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金元七總管傳說之調查研究」（MOST 105-2410-H-006-093）之部分研究成果。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特申謝忱。

¹ 關於總管信仰與臺南總趕宮的相關討論可見李淑如：〈從江南到臺南——臺南總趕宮總管傳說之演變與信仰網絡的形成〉，《臺灣文學研究學報》25（2017.10），頁 117-157。

過去學界對總管傳說的研究不多，比較著重總管信仰的研究著述，以濱島敦俊相關著作為主，除此以外的論述作品數量甚少且著墨都相對簡略。相關研究的單篇著作中三筆是書評，皆是以濱島敦俊《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為評論對象²，車錫倫則認為總管這類地方神都是吃葷食，因此祭拜時用葷供品，而《總管寶卷》也屬於「葷卷」。³從國內外相關研究來看總管傳說與信仰，除個人專書述及、書評與單篇論文外，碩博士學位論文目前未見討論。

關於金總管的神性與職能，地方文獻與民間傳說不盡相同，流傳較廣者有以下三種說法：

- 1、神姓金，名元七，父子皆為神，因庇護百姓，從而被追封為總管，屬水神。
- 2、神姓金，排行第七，官至總管，死後祀為神。
- 3、神姓金，姑蘇人，生而靈異，早殤為神，屬兵神。

第一種說法是目前最常見且普遍認定的，主要來自明正德《姑蘇志》對金總管的記

² 這三篇書評，分別是吳滔：〈評濱島敦俊，《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會と民間信仰》〉（東京：研文出版社，2001），《歷史人類學學刊》1：2（2003.10），頁134-137；何淑宜：〈評濱島敦俊《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會と民間信仰》〉，《暨南史學》14（2011.7），頁195-202；蔣竹山：〈評介近年來明清民間信仰與地域社會的三本新著——濱島敦俊，《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會民間信仰》、趙世瑜，《狂常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鄭振滿、陳春聲（編），《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新史學》15：4（2004.12），頁223-238。蔣竹山一文肯定這三本書是近年來結合宗教史與社會史研究較具代表性的三本專著，認為他們的共同特色是採取由下而上看歷史的觀點，且三者都談論民間信仰與國家的關係，無論是在題材或者是研究方法上都有相當大的突破，可視為是今後民間信仰研究的新指標。蔣竹山認為這三本書最值得借鏡的應屬田野調查與歷史學的結合，而這是臺灣的明清史學者較不擅長的部分，反而受到日本香港和大陸的重視，文末強調田野調查工作的重要性，才能更深一層的認識明清時期民間信仰與地域社會間的互動關係。吳滔認為金總管由漕運之神變為施米神的過程由士大夫所編寫的筆記，文集和地方志等文獻幾乎沒有相關記載，為彌補這一空白，他肯定濱島敦俊利用民俗學者採集的口碑資料，後又組成以他為首的研究小組，對江南做了長期的實地調查，最終提出明清江南民間信仰形成和變化的學術新見，意即：他把共同信仰構造的變動與明清江南社會經濟變遷的過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但同時吳滔也認為由於資料的不足，濱島不得不借助推論來構成部分重要的邏輯環節，導致有些論證不免生澀。例如解錢糧中鎮廟與村廟的上下級關係，吳滔認為有些以村落為中心的民間信仰活動，其組織原則是按照神祇靈力的大小進行分類。用支配與被支配關係來概括共同信仰的社會組織的構成，是值得商榷的。何淑宜認為與其說濱島敦俊在描繪明清時期江南農村社會信仰的樣貌，不如說是透過信仰這個主題，探究一個變動的社會中，人群結合的原理。濱島教授的江南研究呈現另一種有別於以宗族為主體的人群結合與地方事務運作模式。

³ 車錫倫：《中國寶卷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405。

錄，這可能是現存方志史料中最早記載金總管的地方志：

總管廟在蘇臺鄉真豐里，神汴人，姓金。初有二十相公名「和」。隨駕南渡，僑於吳，歿而為神。神其子曰「細」，第八，為太尉者。理宗朝嘗顯靈異，遂封靈祐侯。靈祐之子名「昌」，第十四，初封「總管」。總管之子曰「元七」，仍為總管，元至正間，能陰翊海運。初皆封為總管，再進封，昌為洪濟侯，元七為利濟侯。⁴

《鑄鼎餘聞》也有相關記載：

明姚宗儀《常熟私志·敘廟篇》云：總管廟，宋延祐七年道士時天祐建，舊在縣治西，今徙於報本院後曾家巷。按神汴人，姓金，初有二十相公者名「和」，隨駕南渡僑於吳，歿而為神，其第八子曰為太尉，理宗朝嘗著靈異封靈祐侯，細之的十四子名昌，封總管。之子曰元七，亦封總管。元至正間能陰翊海運，晉封昌為洪濟侯，元七為利濟侯，又有順濟侯金元六總管，及金萬一太尉，金七四相公，金小一總管，金顯三官人，金九一太謂諸神稱。又曰長毫廟，在梅李南鹽鐵塘，奉金元七總管。國初陶道敬與奚氏仇，將疏闕下，為奚所縛，投白茅塘。陶號呼神，見神立水中，縛自解，躍岸得免。⁵

從上述文字可知金元七並非家系中第一個被封為總管之人，死後成神，顯靈庇護海運（漕運）而被封為總管，後又被進封為「利濟侯」。相關佐證資料還見於嘉靖《崑山縣志》卷2〈壇廟〉：

總管堂，在景德寺東面。謹按總管金姓名昌，其子名元七，歿皆為神。元至正間陰翊海運，俱封總管。今其子孫尚在，自當祀之。非小民所宜濫祭也。⁶

可知金總管具水神職能，並傳有後人，且其信仰在明代後期活絡於崑山地區，但不過當時的金總管應該是只能由子孫祭拜的「祖先」，而非一般人都能祭祀的「神」。但強調「自當祀之、非小民所宜濫祭」反映的可能是當時已出現非子孫之人亦祭的

⁴ 明·吳寬、王鏊修：《姑蘇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卷27，〈壇廟上·總管廟〉，頁560。明正德《姑蘇志》以前的地方志，如洪武《蘇州府志》並無任何有關金總管的記載，因此可知，金總管傳說及其信仰應起於明代，而傳說中附會其宋代曾顯靈異。

⁵ 清·姚福均：《鑄鼎餘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卷3，頁243。

⁶ 明·方鵬纂，楊逢春修：《崑山縣志》（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頁441。

現象，方有「非小民所宜濫祭」之說。

第二種官至總管，死後為神的說法見《茶香室三鈔》卷 19：

昔黃梨州論元官制，謂杭州、揚州皆為上路，有總管，無知府，今紹興、揚州皆有總管廟，皆昔郡守之生祠也。據此說，大都神為元時人，生為總管。金者，神之姓；元者，神之名；七者，神之行次；總管者其官職也。⁷

此說後半以金元七為總管官，應是受王應奎《柳南續筆》之說影響⁸，顧希佳認為王應奎「這個說法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元代這些總管祠堂，「時間一長，民間將其附會在某一個姓金的傳說人物身上，這個人也就被造出來了。」⁹但濱島敦俊持不同看法，他認為黃宗羲對浙東地區總管祠的看法或許恰當，但王應奎以金總管為元代總管官之說，「完全是附會的謬論」。¹⁰筆者亦認為此說的合理性較低，因為總管信仰中還有金總管以外的其它姓氏，如倪總管、盧總管等，但不見生前官至總管的記載或傳說。

第三種以金元七為兵神，此說出現較晚，見清雍正博白知縣胡書源《建昌山金元七總管廟記》：

明李文忠平睦寇，忽見兵仗旄擁護前後，命巫祝之，曰金元七總管也。上其事封海潮王。¹¹

俞樾《茶香室三鈔》亦載：

獨有睦州建昌，元季兵構，曹國公李文忠平之，似有人馬旄旄擁從前後。命巫祝之，曰金元七總管也。神姑蘇人，生而靈異，早殤為神。兵定，李公立祠祀之。上聞，敕封利濟侯。¹²

⁷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臺北：新興書局，1978），頁 4145。

⁸ 王應奎認為「吾意本係守郡者之生祠而後人或以金神附會之耳。」詳見清·王應奎：《柳南續筆》（北京：中國書店，2000），卷 4，〈總管廟〉，頁 144-145。

⁹ 顧希佳：《祭壇神歌》（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2001），頁 172。

¹⁰ 〔日〕濱島敦俊著，朱海濱譯：《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頁 99-100。

¹¹ 清·周興暉等修，嚴可均等纂：《建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4），頁 1330。

¹²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頁 4145。

綜合上述三論，金總管的信仰約起源於明代，從正德《姑蘇志》護漕封「利濟侯」之後，金總管的水神形像普遍被百姓接受，而隨後以「利濟侯」為金總管名號的各種傳說，不論是水神、兵神或其他，出現時間大抵都在明正德年間之後。¹³

金總管的信仰主要源於蘇州，神的來歷雖眾說紛紜，但傳說流傳範圍都在江南一帶，明清時期主要祭祀金總管的廟宇多分佈於包含杭、嘉、湖、寧、紹五府在內的江南各地，浙江其他地區則相對較少，其職能多是保護航運，顯示過去金總管以水神的身分受供奉並有特殊的地方性。但這是從歷史文獻與叢書筆記中耙梳整理的結果，若從民間文學作品的角度切入，可以發現有關金總管的傳說，從水神到兵神各自表述，以下先就寶卷作品析論。

二、金總管寶卷與傳說的互攝

目前已有些許以總管寶卷為題的研究成果，但著重在總管寶卷中的財神故事研究¹⁴，以下為目前所知各部與金總管相關寶卷的整理表：

表 1 現存的金總管相關寶卷簡表

題名	生平、顯靈事蹟與修道過程	出版項	屬性
1、《金神卷》，又名《七總管寶卷》	金元兄弟七人扮神退番兵，後因戰死沙場，仁宗皇帝封金元七兄弟總管之職，加封隨糧安樂王，掌天下糧餉。	《中國·河陽寶卷集》(上)	抗戰英雄
2、《總管寶卷》，此卷與上述的《金神卷》屬同名異本。	江蘇常熟水北門外山福山塘後面有個金家村人，七兄弟分別叫元、洪、仁、利、濟、候、平，因抗金救康王戰死，而被封為七總管。	白茆朱姓宣卷先生所藏	抗戰英雄
3、《發財卷》	講金七官善良經商因救濟窮人而獲得財富，並與家人共同修道成仙。目前僅見一	《中國民間寶卷文獻集成·	施米財神

¹³ 濱島敦俊認為明代以前尚未形成以漕運、總管為關鍵內容的金姓神傳說或信仰。理由之一是洪武《蘇州府志》中沒有任何關於金總管的記載，正德《姑蘇志》以後各種方志中才屢屢提及總管神。詳見〔日〕濱島敦俊著，朱海濱譯：《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頁 18-19。

¹⁴ 見李淑如：〈財神寶卷中的民間故事研究〉，《高雄師大國文學報》25（2017.1），頁 71-108。

	本。	江蘇無錫卷》	
4、《種田財神》	平民金興觀是因勤勞善良而得神助，種田致富並得到成仙。	民國 23 年餘慶堂抄本	施米財神
5、《農業財神》	貧民金興觀與妻子因勤勞善良而得神助，種田致富救濟百姓成為金善人。	壬午年（2002）鈞記抄本	施米財神

從上表可知，除《中國·河陽寶卷集》¹⁵（以下稱《河陽寶卷集》）外，在江蘇白茆當地宣卷的朱先生也藏有同名異本的《總管寶卷》¹⁶，2014 年出版的《中國民間寶卷文獻集成·江蘇無錫卷》收錄以金總管為財神的《發財卷》，還有以金總管為施米財神的《種田財神》¹⁷寶卷，參考前人研究論著，已知目前所見與金總管相關的四部寶卷都流傳於吳語區，其中僅張家港地區的《金神卷》尚未被討論¹⁸，白茆地區的《總管寶卷》在陳泳超〈故事演述與寶卷敘事——以陸瑞英演述的故事與當地寶卷為例〉¹⁹一文中略有論及。從情節內容看來顯然在各部寶卷故事中金總管呈現兩種樣貌，一為抗戰英雄，一為財神。而《金神卷》則屬前者，明顯以抗戰傳說為主。

《河陽寶卷集》收錄《金神卷》（又稱《總管寶卷》），江蘇白茆地區也流傳有內容相異但同名的《總管寶卷》，為了便於區分，以下《河陽寶卷集》的《總管寶卷》稱《金神卷》，以別白茆地區的《總管寶卷》。《金神卷》據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所載：

0774 金元寶卷，又名《金七寶卷》、《金神卷》、《總管寶卷》。

- （1）舊抄本，一冊。〔戲曲〕
- （2）舊抄本，一冊。〔文學〕
- （3）舊抄本，一冊。〔哈爾濱〕

¹⁵ 因張家港市境內有座河陽山，故這些收藏於境內百姓之手的寶卷經匯集整理後出版為《中國·河陽寶卷集》。張家港市，原名沙洲縣，1962 年由常熟和江陰兩縣各合併一部分地方組建而成。

¹⁶ 此卷中的金總管為抗金救康王的將領之一，是抗戰英雄，與河陽地區的《金神卷》同有《總管寶卷》之名，但演述的金總管故事完全不同，不能視為同一部寶卷。

¹⁷ 《種田財神》與《農業財神》資料整理自王歡：《中國民間的財神信仰與財神寶卷研究》（揚州：揚州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0），頁 32。

¹⁸ 關於金總管的財神神格在寶卷中呈現的樣貌，可參見李淑如：〈財神寶卷中的民間故事研究〉，頁 71-108。

¹⁹ 陳泳超：〈故事演述與寶卷敘事——以陸瑞英演述的故事與當地寶卷為例〉，《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2011.3），頁 151-157。

(4) 戊辰年(1988)啟文抄本，一冊。卷名《金神卷》。[湖口]²⁰

《河陽寶卷集》中的《金神卷》即第四種，是港口清水村錢筱彥(又名啟文)戊辰年抄本。主角金七是抗戰英雄，抗倭戰死後，受封金元七總管，是河陽地區的地方性守護神。除《金神卷》外，《總管寶卷》也是演述抗戰英雄金總管的故事，但該卷中的金總管是抗金非抗倭。《金神卷》寫宋仁宗朝兵部尚書金定邦因膝下無子，遂廣發米麥救濟貧民，行善後連得七子，長子名喚「金元」。後因番兵造反，金元兄弟七人率鄉民起兵退敵，「宋仁宗皇帝封金元兄弟七總管之職，加封隨糧安樂王，掌天下糧餉」。²¹《總管寶卷》講江蘇常熟水北門外山福山塘後面有個金家村，七兄弟分別叫元、洪、仁、利、濟、候、平，因抗金救康王戰死，而被封為七總管。兩部寶卷故事內容不同，但卷中金總管同屬宋朝時的抗戰英雄，寶卷創作者結合歷史塑造寶卷故事，並與地方傳說相互影響，進而導致金總管形象的改變。

(一) 地方志書與當地傳說

以《金神卷》、《總管寶卷》對應歷史方志中的金總管，都可發現正德《姑蘇志》對金總管信仰的重要性，保留歷史文獻中的原型但結合地方傳說，至此便以這樣的形像與職能，成為民眾所需要的地方性神祇。金總管與土地、城隍、周王等均屬地方性保護神，活躍於江蘇地區的民間信仰之中，金總管的傳說故事在不論是在哪個版本的寶卷中均已大量脫落原先護守漕運的職能，寶卷中記載金總管的生平、顯靈事蹟、修道過程，是民眾信奉的地方性的神祇，江蘇各地還有為數不少的總管廟，常熟一帶當民眾家中有事需要宣卷時，便會因應居家區域宣講不同的地方性神祇寶卷，《總管寶卷》就是其中之一，金總管的傳說與信仰受百姓認同而得以流傳，當然也與神佑靈驗有關，這使民眾信仰更加堅定，也因與地區民眾生活息息相關，隨時間轉變而成為抗戰英雄。值得注意的是《金神卷》如何雜揉歷史原型與當地傳說，試看《金神卷》下的一則註解：

²⁰ 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頁138。

²¹ 中共張家港市委宣傳部等編：《中國·河陽寶卷集》上冊(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頁134。

本卷中的金家七兄弟原是河陽恬莊金村人，傳說為明代抗倭將領，駐兵守福山，是為總管。在河陽山周圍有許多座總管廟，其中福山、廟橋與港口的總管廟香火最盛，每年三月初六有廟會。²²

雖然寶卷注解金七為明代將領，但寶卷故事內容時間為宋仁宗朝，金七是因為帶村民抵抗番兵而戰死。死後宋仁宗封金元兄弟七總管之職，加封「隨糧安樂王」，掌管天下糧餉。但寶卷內容與注解不符，難道是注解寫錯了嗎？這樣是否會造成「金七是宋仁宗朝人，如何於明代抗倭」的誤解？細究其原因應是寶卷創作者為了符合金總管信仰的原貌，並強調其真實性，故將寶卷故事內容設定在宋代。因為根據明正德《姑蘇志》記載，金總管於宋代「理宗朝嘗顯靈異」。而寶卷中的「金元七總管」、「隨糧安樂王」之稱都見於明清之際，明代是金總管信仰蓬勃發展的時代，有大量的方志文獻記載金總管的相關事蹟，自然成了宣卷先生編寫寶卷故事的沃土。

從上述《金神卷》與《總管寶卷》的故事看來受正德《姑蘇志》影響甚深，宣卷先生未必看過正德《姑蘇志》，但兩部寶卷中都是七兄弟並非偶然，如同《金神卷》名喚金元的長子，這些傳說的來源都是正德《姑蘇志》（總管之子，曰元七）。再者，《總管寶卷》中金總管也是抗戰英雄的形象，但不同的是，卷中金總管抵抗的是金人入侵，金家七兄弟抗金救康王而戰死，七兄弟分別叫元、洪、仁、利、濟、候、平，死後封為七總管，最小的為金總管。這個抗戰英雄的形象便保留金總管信仰的原貌，卷中的三兄弟名稱相結合「利濟侯」正是金元七的封號，也可見寶卷創作者是受明正德《姑蘇志》的影響，《姑蘇志》中的記載可說是金總管信仰來歷的核心。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金總管的性質與劉猛將²³相當接近，被濱島敦俊都歸為「土神」，

²² 中共張家港市委宣傳部等編：《中國·河陽寶卷集》上冊，頁 131。河陽地區許多村莊都有祭祀金總管的廟會活動，但各村莊日期不一，不一定都是三月初六，如金村便是四月初八，也有以三月十六為期者。

²³ 關於劉猛將，澤田瑞穗、濱島敦俊、車錫倫、周正良等人已做過深入的探討，故論文中不再贅述。劉猛將本為抗金名將，死後顯靈驅蝗，清政府將他封為「驅蝗正神劉猛將軍」，列入官方祀典。劉猛將的信仰也以江南地區為主，在《猛將神歌》中有他「殺退倭寇」的說法，且吳縣東山鄉的春節祭猛將活動中的「夜節鑼」、「日節鼓」與相關傳說都可看到明代江南地區民眾抗擊倭寇的歷史身影。澤田瑞穗《寶卷研究》中對劉猛將的關注可說是猛將信仰研究的先驅；車錫倫《中國寶卷研究》第四編第二章〈江南民間信仰的劉猛將〉也對劉猛將的原型及信仰流變有深入的探討。濱島敦俊《明

但劉猛將演變至驅瘟神後便定於一尊，且於清朝時列入官方祀典，但屬性相近的金總管卻沒有這樣的際遇，反而以更多元的樣貌存在於民間，並隨著時代推移還有了新職能。《金神卷》中未強調金元七總管的財神形象與功能，但說他「若有瘟疫與邪病，總管敕令救凡民」²⁴，言明他除了掌天下糧餉外，還有驅瘟治病之能。這一說法在濱島敦俊《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中未見，濱島敦俊對江南的金總管信仰做過深入的調查，他認為金總管是江南三角洲的地方性土神，與巫師家族造神結合漕運有關，通書未提及傳說為明代抗倭將領一事。由此而知，寶卷故事是宣卷先生結合歷史與地方傳說的結晶。

（二）《金神卷》中兵神形象的雜揉

《金神卷》本講金定邦膝下無子，廣施善行後得子金元，卷末講番兵造反時是：

金元肚裡有才情，吩咐家人扮天兵。面上搨只紅綠色，頭上包只花毛巾。

紅臉綠眉色斑斕，賽過天神下凡塵。還有五百眾家丁，五人一組分派定。²⁵

此處的金總管率領民兵團抵禦敵人，絲毫不見水神形象，有策略地降敵，人物形象刻畫以兵神為主。金總管主要是江南地區民間信仰和祭祀的地方性神祇，在民間傳說、寶卷中已與原型脫鉤。地方歷史文獻中又附會出各種歷史人物以符合信眾需求與心理認同，也是民間信仰中常見的狀況，而這種以歷史人物附會於地方神的情形雷同的還有劉猛將信仰，反映了江南民眾對於國族英雄的懷念，因為這些歷史人物多半都是保家衛國戰死的英雄。《金神卷》、《總管寶卷》中帶兵抗敵的傳說側重兵神形象的塑造，這與當時倭寇頻襲有關，寶卷中的金總管向保家衛國的兵神靠攏，胡書源《建昌山金元七總管廟記》中「明李文忠平睦寇」遇金總管顯靈一事在傳說故事中起了作用，宣卷先生未必看過俞樾《茶香室三鈔》，但此事經過胡書源寫於總管

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則是以歷史文獻及地方誌書寫的角度研究劉猛將這類土神信仰與明清時期江南地區農村的關係。從歷史文獻到民間傳說及俗曲（猛將神歌），對劉猛將有全面的觀照。另外，民間俗曲除了寶卷與神歌外，太湖漁歌中也有各種篇幅長短不一的《劉官寶》漁歌，演唱的也是劉猛將的故事，可印證劉猛將信仰在江南地區的風行程度。

²⁴ 中共張家港市委宣傳部等編：《中國·河陽寶卷集》上冊，頁 134。

²⁵ 中共張家港市委宣傳部等編：《中國·河陽寶卷集》上冊，頁 133。

廟記與俞樾的記載渲染，宣卷先生在編寫寶卷時將歷史事件與兵神傳說相融合也在情理之中。

三、民間故事與俗曲中的金總管

關於金總管信仰研究，過去田野調查工作著力最深者莫過於濱島敦俊，金總管的信仰至今仍在，但田野調查成果卻不見有研究者更新。故筆者以張家港地區為主結合鄰近區域俗曲作品、民間故事加以耙梳、比較，發現除寶卷宣講外，金總管也存在於其他地方俗曲與民間故事當中，試見分類整理如下：

表 2 民間文學作品中的金總管相關作品

題名	內容概要	出版項	類別
1、〈金七傳說〉	金七為張家港本地人，明末抗倭戰死，死後成神，當地有多處總管廟都是為了紀念他。	《張家港傳說》	民間故事
2、〈龍王廟金太太〉 ²⁶	金家七兄弟為救當地水災而遭劫，死後被封為總管，最小的七總管又被稱為「金太太」，奉祀於龍王廟中。	《陸瑞英民間故事歌謠集》	民間故事
3、《金元七相》	講金元七喜捕獵，進山見仙女遂與仙女成親，流連忘返。回家後，村中已隔數世，無人認得。於是重返山中，仙女度其成仙，稱「七總管」。	海鹽縣通元鎮新凌村歌手金寶榮抄本	神書 ²⁷
4、《金二相販茶》	述漢室一後裔，為避王莽禍，逃至蘇州定居，原姓劉，後去卯刀，改姓金。金二相欲販私鹽圖利，妻勸販茶，獲利豐厚，生七子，死後封「七總管」。	《海鹽騷子：文書選集》	神書
5、《王良長觀》	講王良長夫婦老來無子，立志廣行善事，	《海鹽騷子：文	讚神歌 ²⁹

²⁶ 陸瑞英演述，周正良、陳泳超主編：《陸瑞英民間故事歌謠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頁 63-64。
〈龍王廟金太太〉與總管信仰間的關係已可見李淑如：〈財神寶卷中的民間故事研究〉，頁 71-108。
「太太」乃指老祖宗之尊稱，故稱金總管為金太太，與性別無關。

²⁷ 神書，為吳越地區神歌手在祭祀儀式上演唱的神靈傳說故事，或述其身世、或述其神力，每一部神書即為一個神靈的故事，組成一個龐大的神譜。詳見顧希佳：《祭壇神歌》，頁 165。

燈》(原名《金大官》 ²⁸)	元宵之夜至海鹽城觀燈，遇菩薩送子，取名金大官人。金大官 16 歲生痘而歿。死後成為護糧之神，頻於風急浪高之際解糧船之危，遂封為「痘官」。	書抄本》(上)	
----------------------------	--	---------	--

透過表格可知與金總管相關的民間文學作品除上述寶卷外還包含俗曲、民間故事，而這些都是過去研究金總管傳說未見的新材料。地方俗曲多有與金總管相關的紀錄，例如山歌。太湖屬吳語地區，因為水上捕撈養殖一直是當地民眾主要的生活勞動之一，明代葉盛在其《水東日記》中便載：「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作謳歌以自遣，名『唱山歌』。」³⁰《太湖漁歌》³¹收錄了許多當地漁民演唱的山歌，其中長篇儀式歌《祭神儀式歌》就多次提到金總管，《祭神儀式歌》是七都廟港東太湖一帶的漁民，在神佛生日、接請「路頭」、添置新船、出湖捕魚、婚嫁、造屋等重大漁事、生活活動時，舉行隆重的祭祀活動，祈求太平、安康，在祭祀儀式中，漁民歌手演唱請神、敬神、送神的揚歌。《祭神儀式歌》分請神、敬神、送神三個部份，請來之神皆需禮敬並送回，歌詞中邀請的金元七相、總管菩薩都是指金總管，共請了鄰近十五處廟宇的金總管³²，且從歌詞中可知當地總管常與劉王（劉猛將）同祀一廟，顯示金總管信仰在當地的普遍性與猛將信仰的同質性。同樣是太湖地區俗曲，還有金總管的神書與讚神歌，神書《金元七相》、《金二相販茶》，讚神歌《金大官》說的都是金總

²⁹ 海鹽、海寧一帶稱主持民間祭儀的歌手為「騷子先生」，顧希佳在早期研究中曾稱當地的祭神俗曲為「騷子歌」，見〈騷子歌初探〉，《民間文學論壇》3（1983），頁 40-45；〈從騷子歌看吳越民間神靈信仰〉，《民間文藝季刊》1（1989），頁 55-57。但隨著研究的擴展與資料增多，顧希佳重新將吳越地區的這種俗曲定名為「讚神歌」。見顧希佳：《祭壇神歌》，頁 9。

²⁸ 胡永良編：《海鹽騷子·文書抄本》上冊（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頁 74-88。

³⁰ 明·葉盛：《水東日記》，收入清·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子部（浙江大學圖書館館藏），卷 5，頁 79。

³¹ 鄭土有〈太湖漁歌序〉：「本書將所收作品命名為『漁歌』，是一個創舉。因為在傳統民歌分類中，無論是題材分類法，還是體裁分類法，都沒有『漁歌』的類別。但在中國很早就有『漁歌』的說法，《全唐詩》中有 45 首提及『漁歌』，……均指漁民在水域所唱之歌。根據搜集整理者的解釋，本書的漁歌是指漁民所唱的歌，也即按照演場者的身份來命名，在學理上是說得通的。」金健康、孫俊良、查旭東主編：《太湖漁歌》（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頁 3。

³² 分別是長龍橋總管菩薩、盛澤白龍橋南塘街總管、葡萄灣管船七爺、太湖總管、姚田南廟北廟七老爺、亭子港總管、雙碑港總管、陸家港格七老爺、靈佛寺總管、金家莊金元七相、泗涇總管、橫扇滄州墩總管、橫扇雲六四總管、楊林橋總管、石潭四總管。

管的傳說故事。

《金大官》全書共七百行，分成三十一段。講述金大官成痘神的故事為開篇六段及結尾五段，中間段落大部分集中描繪王良長夫婦去海鹽城內觀燈的景象，著力於燈會的盛況與民情的描寫。這個故事顧希佳認為是「為了使得《金大官》這部神書也能吸引人，近代的歌手們又開始了他們的加工修改」³³，歌手在廟會上為了吸引目光，添加「元宵觀燈」的場景，大幅描寫觀燈盛況，藉此吸引民眾注意力。濱島敦俊認為金總管成為施米神是總管傳說的變化，那麼《金大官》就是金總管傳說集大成者。若不知曉金總管信仰的發展源流，會將此神書看作歌手改造之作，全書充滿不合理的矛盾之處，如王良長將子過繼平江金家，取名金大官人、金大官發痘而死成鬼，卻解救沉沒的糧船又領兵征西，平「西番攪亂」，而玉皇得知封其為痘官。如何理解這是歌手有意識的創作？我們可見明末鹽官談遷《棗林雜俎·利濟侯》：「金元七，前元長洲民，世出一人，生有神助，專拯墊溺之患，年四十上下死，輒著靈異，今其地曰『金家莊』。一曰有二子，痘夭，因願沒身為神救危痘……國初金元七總管萬曆初封專筦痘司。」³⁴可見明末時當地流傳著金元七生前拯救落水者且後有治痘之能的傳說，而此說的金總管是生而靈異，死後又受供奉，呼應明末漕運衰微的傾向，脫落護漕佑船的職能但仍為水神，改而護佑溺水者。讚神歌中金大官十六歲因痘歿後，成護糧之神，使糧船免於災難，並且「西番攪亂」，顯靈領兵西征，大勝而歸，玉皇得知故封「痘官」。這個傳說裡顯然結合上述金總管的各種形像與職能，金總管又是水神也是痘官，還成為戰神，金總管的傳說發展至後來在地方俗曲上開花結果，這個江南地區特有的地方性神祇信仰以旺盛的傳說生命力度過歷史的低潮而流傳至今。

³³ 顧希佳：《祭壇神歌》，頁 128。

³⁴ 明·談遷：《棗林雜俎》（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頁 214。

四、張家港地區的金總管傳說與信仰儀式

張家港地區稱金總管為金神，不論是傳說或民間信仰儀式上都有別於其他地區，故在此特立篇幅討論。

（一）張家港地區的金總管傳說

《金神卷》部分前已論述，在此主要討論收錄於《張家港傳說》中的〈金七傳說〉，〈金七傳說〉與《金神卷》所講述的內容一致，皆以金七抗倭的傳說故事為底本：

金七，名守智，字湖泉，又名七房公。妙橋金村人。曾參加武生相識，入武貢。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海上倭寇上岸作亂，搶劫江南。金七組織金村民眾，抗擊倭寇，保衛了澄、虞地區的安寧，後壯烈犧牲。嘉靖四十年（1561）被朝廷封為府馬都總管，立廟祭祀。在今妙橋、金村、恬莊、港口、福山、鄭橋等地都建有總管廟。

扮神抗倭盜

明朝嘉靖年間，沿海一帶常有倭盜侵犯，姦淫擄掠，殺人搶財，江南百姓，深受其害。倭盜為了躲避官兵，往往白天潛伏，晚上行動，溜到村裡，將該村財物搶劫一空，等到官兵聞訊趕來，他們已經逃走了。緊靠海岸的妙橋金家村，常常遭到倭盜上岸搶劫，弄得人心惶惶，雞犬不寧。這時，村上有位武士名金七，曾參加過鄉試，武功很好，他就主動將全村青壯年組織起來，建立一個民防隊，自任隊長，將村上的大刀長矛集中起來，再加上丫槍，農具等作為武器，利用業餘時間，和大家在廟場上訓練拳棒，教授武術，研究防範措施，深得全村人的支持和信任。

有一年正月十五，家家戶戶都在過元宵節，突然發現沿岸銅塘埭有倭盜船隻，估計今晚必然出動。金七就召集民防隊人員，命大家身穿彩色衣服，面塗朱墨顏色，扮作天神獐鬼模樣。晚上，當倭寇們衝進金家村時，一陣銅鑼聲響，民防隊在金七的帶領下，把倭盜包圍起來。倭盜們大驚失色，誤以為神靈顯現，都無心再搶，就邊戰邊撤，民防隊員刀槍並舉，殺死多人，倭盜大部分

倉皇逃上船去，溜走了。過了幾天，又有一小股倭盜來犯，金七與民防隊員以同樣的方法，殺得倭盜大敗而逃。倭盜多次吃了敗仗後，回去細細分析，認為獐鬼是虛無之物，它只會勾人的靈魂，不可能殺人抵抗，肯定是當地人扮演的。於是，在三月十六日早晨，大股倭盜又進村侵犯，金七用同樣的方法與倭盜作戰，已經沒有用了，於是，展開了一場非常殘酷的生死搏鬥。當官兵聞訊趕到，將倭盜全部消滅時，金七及民防隊隊員都壯烈犧牲了。

百姓和常熟縣府為不忘金七等民防隊員奮勇殺敵，保一方平安的功勞，上書報奏朝廷，朝廷下旨封金七為總管，立廟祭祀。以後，凡到了農曆三月十六日，妙橋、金村、恬莊、港口、福山、鄭橋等地方的總管廟都要舉行盛大的廟會。廟會上，要有披髮塗面的金七神像及手下的草野三將（俗稱三相公）傷司等民防隊員，重現當年與倭盜浴血大戰的兵勇英靈，以象徵當年金七率眾抗擊倭盜前舉行「誓師大會」的場面。

資料來源：根據金村民間傳說

搜集整理：吳益民（塘橋妙橋辦事處幹部）於 2008 年³⁵

從這則當地流行的傳說看來，《金神卷》的底本便是據此而生，金七的身分成了有名有姓的當地人，並結合嘉靖年間倭寇頻頻來擾的歷史事件，將金七包裝成有勇有謀的武將，統合鄉人抗敵。在此可與《鑄鼎餘聞》中的這段引自萬曆《常熟私志》卷 10〈敘族篇〉的靈異傳說記載相對照：

明姚宗儀（萬曆）《常熟私志·敘氏族篇》云：朱驥，字漢房。官廣西布政司佐參議，嘗泛海遇一艦，投刺者曰：「金爺來訪」，晤語見其紅衣抹額，心異之，且屬朱曰：「我船可行，先生之船可緩。」遂行。朱報訪艦已遠颺，第見標幟為金元七總管。頃之，風怒浪號，他舟多敗而驥獨全。且邂逅時見從者提一籠牢一黑物，驥問之，神曰：「孽婦也。」已而，迫海壖見富民祈神甚懇，廉其情曰：「家有病女。」驥念是神籠中物矣，代禱，病如脫。公還朝聞於上，賜圓帽易紅抹，今繪像世奉云。³⁶

這是段金總管護佑海船且替人治病的傳說。傳說故事中扮成天神獐鬼「面塗朱墨顏

³⁵ 包文燦編：《張家港傳說》（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頁 174-175。

³⁶ 清·姚福均：《鑄鼎餘聞》，卷 3，頁 243-244。

色」與《常熟私志》中金總管「紅衣抹額」的「海神形像」皆非常人之貌，而《金神卷》中說金七是「頭上戴頂紅帽子」正似《常熟私志》中朱驥返朝「上奏此事，皇上賜與圓帽、紅抹。現世世代代供奉其畫像」的化身，顯示金村的金七傳說雖沒有過去漕運守護神的成份，但仍受江南地區金總管信仰影響，因此反應在傳說人物的塑造上。就朱驥上奏，皇帝賞賜而有世代供其像的情況看來，這時金總管已不再單是家族的先靈，護佑的對象也不僅是子孫，而是以水神之貌示人治病的神祇。而下一段文字則更可見其祭祀風氣之盛：

（七月）初六日，為化成橋總管神誕。廟前搭場掛燈，演戲昇神，像巡四柵。³⁷
初七日為東林總管神誕，鄉民釀錢演戲昇神，像巡行各村，並至鎮。

〔續記〕自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始賽會。鄉鎮之民，各自宰殺雞、豚，盛鼓樂，用幔帳，迎神於市，晚歸劇飲，較化成橋廟會尤盛。³⁸

從廟會熱鬧程度、賽會往來可見金總管信仰在萬曆年間的湖州一帶已蔚然成風，無獨有偶的，同樣是萬曆 44 年，「位於湖州城的一個社集資準備舉辦一次規模空前的祭祀金總管的神會，但因規模過大，知州立時將其取消。」³⁹很明顯的金總管的信仰已從「小民不宜濫祭」到「規模過大」，豈止風行，甚至有過於熾熱的傾向。

關於金七的來歷若只有寶卷與傳說故事記載，似乎還是個很模糊的存在。事實上，張家港地區的地方文獻還有些許可補充之處，如《金氏家乘》中記載「七房公又名金七，明嘉靖年中，抗倭身亡，朝廷下旨封祭。以外孫（甥）徐姓為子，今俱

³⁷ 四柵為進入城鎮入口處的四個方位。

³⁸ 清·蔡蓉升原纂，清·蔡蒙續纂：《雙林鎮志》（上海：上海書店，1992），頁 559。該書卷 15〈風俗、歲時〉，這段文字中的總管神為化成橋六總管，東林廟七總管。兩處賽會，彼此互相往來。濱島敦俊據乾隆《東西林匯稿》卷 2〈建置志·祠廟〉所載，認為此處的六總管當是陸姓總管神，七總管為戚姓總管神，但兩總管神發展到後來祭祀神靈由「戚」向「七」，再進而變成「金元七」，是兩個總管傳說信仰相結合，故此處亦視作金總管一系。詳見〔日〕濱島敦俊著，朱海濱譯：《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頁 23。

³⁹ 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據 1638 年的《五城縣志》卷 4，於〈太湖盆地民間宗教的社會學研究〉（王湘雲譯）一文中提及此事。該文收入李伯重、周生春主編：《江南的城市工業與地方文化（960-1850）》（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 287-318。

冒金姓不錄。墳在古號，名『七房墳』。⁴⁰《張家港日報》亦載：「金七，原名金守智，金氏七世孫，……嘉靖 37 年（1558）農曆四月初八深夜，金七率四鄉民團金七率四鄉民團與從潮涇壩登陸的大股倭寇浴血奮戰，金七身先士卒不幸犧牲，朝廷下旨封金七為『一方總管』立廟祭祀，後晉封諡號『安樂王』，部下三勇士封為『三相公』，陣亡兵勇封為『傷司』。金村四鄉民眾每年四月初八都到金村舉行廟會，祭祀金七等抗倭英雄，因此，金村廟會歷經四百多年延續至今」。⁴¹從《張家港日報》在 2015 年 6 月 27 日的刊載可知，時至今日，金總管傳說仍對張家港地區的常民生活有重要的影響與教育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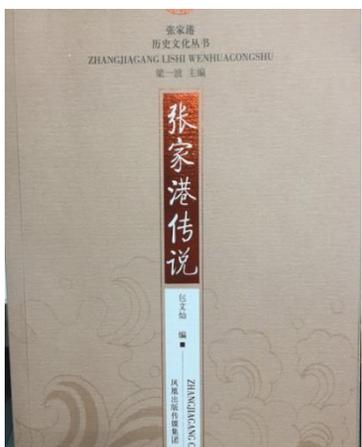


圖 1 《張家港傳說》封面書影



圖 2 金國忠：〈抗倭殺寇金村人〉，《張家港日報》，2015 年 6 月 27 日，第四版。

張家港金村每年農曆四月初八舉行為期三天的金村廟會，祭祀明代抗倭英雄金七，樂舞告祭並宣讀祭文，場面盛大，此為至今當地仍風行的特殊金總管信仰。此一信仰結合當地浴佛節慶典，於初八下午或晚上有黑白二司亮相，又名「金七抗倭」（此為象徵金七抗倭前誓師大會的場面）⁴²，是紀念金七的專門節目。

張家港地區的金總管發展成抗倭英雄形象起因於歷史上抗倭事件頻傳，當地受

⁴⁰ 金氏家乘續編委員會：《金氏家乘·續譜》（出版項不詳，2012），卷 5，頁 292。

⁴¹ 金國忠：〈抗倭殺寇金村人〉，《張家港日報》第 4 版，2015 年 6 月 27 日。

⁴² 吳益民：〈永昌廟會〉，收入梁一波主編：《張家港風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頁 139。

倭寇侵擾的傳說故事甚為流行，《張家港傳說》中除了〈金七傳說〉外，〈楊舍城上石人頭〉故事也是為了抗倭，稱建好的楊舍堡城為「抗倭城」，而在其他地區相關金總管的文獻記載則不見此形像。《張家港風俗·五月端陽吃和菜》一則也有當地在明朝嘉靖年間抗倭的故事，當年正逢端陽佳節，突有倭寇來犯，「一時間暨陽城和四周的三鄉八鎮，鳴鑼報警，催促青壯男丁集合抗敵。由於時間緊迫，人們便將準備過節的各種菜餚，不分葷的素的，攪和在一起，一鍋煮熟，送給出征的親人。」⁴³鄉兵飽餐後奮勇殺敵而獲勝，故五月端午才有吃和菜風俗流傳至今。甚至相傳是金總管部將的「三相公」傳說也應運而生，〈河陽鴨血糯〉故事中提到百姓因倭寇襲擊事件頻頻發生，於是在錢泮、王鐵兩人領導下：

河陽城內成立「河陽民兵團」，為首的是楊家三弟兄，老大一身好武藝，……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二十四日，倭寇大王帶了數十隻大船，在黃泗浦停靠，數千寇盜，直竄河陽城，……大部分倭寇逃到讓塘旁邊，被楊氏三兄弟及民兵截住，整整殺了一天一夜，倭寇殺得一個不剩，稻田裡血流成河。但錢、王兩大人和楊氏三兄弟們也全部犧牲了。

河陽老百姓為了不忘楊家兄弟及錢、王兩將的功績，就在倭寇死屍最多的地方，造了一座廟，塑了楊氏三兄弟的像：一位手挾弓彈，一位膀臂上立隻大鷹，一位手拿銀鋤、頭戴笠帽，稱「三相公廟」。……

那年秋收時，兩廟周圍的稻田裡長出來沉甸甸的糯稻穗，都變得鮮紅，碾出來的米也是紅的，人們傳說，這是「倭寇贖罪」。大家就將紅色的糯稻稱「倭血糯」。若干年後，有位文人認為這個名字不雅，就改叫「鴨血糯」。因為吳語的「倭」與「鴨」音相同。……

講述人：巫錫根，70餘歲，港口鄉幹部。⁴⁴

關於三相公的來歷，筆者在2015年於張家港地區進行田野調查時，當地文史工作者虞永良先生說他們是「金總管的部將」，《金氏家乘》中亦說「金七率領民團防範反

⁴³ 此則風俗為包文燦所撰寫，收入梁一波主編：《張家港風俗》，頁29-30。

⁴⁴ 梁一波主編：《張家港風俗》，頁221-223。

擊，與部下三勇士身穿彩衣……部下三勇士封為『三相公』」⁴⁵，《金神卷》中並未提及三相公，但民間傳說卻將其視為金總管的部下，可見當地多則抗倭傳說彼此起了影響，甚至影響地方風俗，張家港地區的鄉村有多處紀念金七的廟會，祭祀活動中也有紀念三相公的儀式。⁴⁶然而，相較於其他地方風俗而言，端午吃和菜之俗就未必與金總管有關，《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江蘇南通市分卷》〈五月端午吃合菜〉⁴⁷一則寫「這是南通上輩傳下來的風俗」，風俗流傳之因同樣是倭寇作亂，與張家港風俗無異，但通篇未提及金總管，顯示張家港地區確實因金總管傳說與信仰而在民間習俗上產生詮釋變化。

（二）張家港地區的金總管廟會與宣卷活動

為了進一步考察張家港地區金總管信仰的發展情況，筆者於2017年6月21日前往張家港，在虞永良先生協助下拜訪張家港市塘橋鎮金村村⁴⁸勞動保障服務站，並幸蒙村委張維民先生受訪，故能採得許多有利於金總管信仰研究之資料。張維民認為農民走向城市化之後，仍不可忘卻過去的民俗。多數的金村村人都是從浙江蘭溪來，有後金村、諸葛村等。從家譜對照就可發現金村移民從蘭溪遷徙而來的事實，因此金七的祖先也是浙江人。金村廟會亦名永昌廟會，因為金總管神像與廟會場地均在永昌寺所致。張維民表示過去在金村東側有個金七廟，但後來沒有了，神像才轉到永昌寺供奉。張氏口中的金七廟，即為「老總管廟」，《金氏家乘》有載：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由金七堂兄金守貞（字醴泉），出資建造，座落在金村集鎮東北面劉家宅基附近。……裡面供奉總管老爺金七、三相公和傷司

⁴⁵ 金氏家乘續編委員會：《金氏家乘·續譜》，卷5，頁335。據續修《金氏家乘》凡例所載：「續譜的資料來自原版《金氏家乘》、《金村小志》、《常昭合志》等文獻、檔案和調查材料，經反覆核實後入譜，一般不註明出處。」見《金氏家乘·續譜》，〈凡例〉，無頁碼。

⁴⁶ 以金村為例，為紀念金七有「出會」的型式，每年四月初八的廟會為期三天，金七聖像與象徵民兵團的成員們會抬聖像巡街，民眾準備長壽麵、湯圓、粽子以祭拜金總管也分享給香客。

⁴⁷ 張鴻千講述，張自強記錄，1973年采錄於南通市創作辦公室。王宇明主編：《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江蘇南通市分卷》（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頁463-464。

⁴⁸ 金村地處江蘇省張家港市塘橋鎮東南部，至今已有一千餘年歷史。本來張家港港口地區也有一座總管廟，解放後被拆毀，現已無法追索。

聖像數尊。明末戰亂中焚毀，清朝康熙年間由金氏祠堂公祠辦糧倉出資重建，仍稱總管廟。……1957年該廟被拆除，磚木用於建造妙橋人民大禮堂。2001年冬季，在永昌寺內重建總管殿。⁴⁹

此為總管殿建於佛寺內的緣由，永昌寺素日門禁森嚴，並不開放遊客進入，故總管殿也不開放參香，到訪當日在張維民的協助下始得進入。殿內供奉大總管、小總管、千聖小王。

1、金村廟會與總管信仰

金村廟會以永昌寺為活動地點，永昌寺在金村村東側，每年農曆四月初八為正日，是以祭祀抗倭英雄金七為主題的傳統廟會。據張維民所言：「永昌寺始建於南朝，而廟會起源時間當地文史工作者認為始於宋代至明嘉靖年間，紀念在四月初八抗倭犧牲的金七，成為金村廟會的主要內容。1957年由於歷史原因，廟會停辦。20世紀90年代後，在村民的自發組織下，廟會逐漸恢復，規模不斷擴大。金村廟會在當地是與春節同樣重大的節日，從籌備到舉辦將近半年，全部為村民自發組織開展。」⁵⁰可見金村廟會是江南傳統農業生活、倫理道德與思想文化的縮影，其在當代的鮮活延續對於探索在現代化進程不斷加速的時代背景下傳統廟會的存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張維民表示農曆四月初八為金村廟會正日，而廟會活動從初七到初九（5月2日至5月4日）共3天，正日當天活動包括：恭迎金七聖像出堂、金村村黨委書記殷建剛致辭、舉行公祭金七典禮儀式、全體肅立擊鼓撞鐘、擊鼓七通、鳴金七響、敬獻清香並由村主任錢頌揚宣讀祭文、村民告祭、金七巡街等。

表3 2017年金村廟會時程表

金七廟會巡街日期	金七廟會巡街流程	金七廟會巡街範圍
2017年5月3日	巡街前要周密部署，參加巡街的509人都要穿上統一服裝。依序排列如下：大鑼開道——	出會路線：從文化廣場出發妙豐公路向南——呂育明工廠路向西——金村大街向北——向

⁴⁹ 金氏家乘續編委員會：《金氏家乘·續譜》，卷5，頁329-330。

⁵⁰ 受訪者：張維民。訪問時間：2017年6月21日。採訪地點：金村村勞動保障服務站辦公室。

	頭行牌——旗手——腰鼓—— 宮燈——小金班——大總管神 像——小總管神像——千聖小 王神像——小鼓——刀旗—— 蓮湘——大龍——扇舞——驢 子——小龍——舞獅——蕩湖 船——彩旗隊——花籃——青 客卷——河蚌——中龍——洋 鼓——踩高蹺——秧歌——財 神——回到文化廣場舉行出會 結束儀式。	東橋向西——金村苑社區東側 向北——慈烏橋——慈烏街向 東——妙豐公路——文化廣場 （時間約 50 分鐘）。 出會路線，要插彩旗、張燈結 綵、立香案、放貢品，迎接總 管老爺等神像的光臨；沿路居 民也要做好衛生工作，也可設 香案、焚香等迎接總管老爺神 像等經過，以示祈禱吉慶、安 康、發財、興旺。
--	---	---

資料來源：由張維民提供「廟會活動方案」等會議紀錄，內容經筆者整理。

張維民從 2010 年開始負責撰寫金七祭典的祭文，他認為近年來金七廟會帶動的是上萬的民眾返鄉與觀光客湧入，所以 2017 年他們在張家港市報上爭得一個版面，宣傳總管老爺金七事蹟、古剎永昌寺與廟會來歷等，企圖讓這個已被列入國家級非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擴展項目名錄，影響能波及全國。每年四月初八的廟會有一萬多人前來，八百個表演團體，手工製品，小吃攤販等，全部都因為廟會聚集金村。而廟會活動轉為盛大的關鍵則是 2008 年，當年 5 月 12 日下午一點多四川發生大地震，當時剛好適逢金七廟會遶境，剛好在小村道上，村民感應到金七的神威庇佑。此後每年的廟會規模都越來越大，參與的人口越來越多，有觀光客或對民俗文化感興趣者前來，更多的是外移到城市工作的當地人返鄉，他認為這是中國農民的光復節，具懷舊性質，過去是家家戶戶都要請客。金村廟會可說是現代總管信仰中最大型的宗教文化活動，甚至當地打算建造金七故居。金七廟會時，參與活動的民眾可以到永昌寺吃免費的酒釀湯圓與長壽麵，這些食物都是當地百姓自發性提供，寺院則承辦三百桌素宴，分三天舉行鄉冷宴，又叫「百家宴」。廟會時連頌三天大戲，多半是錫劇，一次須一萬人民幣，贊助的老闆姓名會被大螢幕公告，以茲感謝。從這些活動與規模都不難發現，總管信仰在金村已不單是地方常民祈求保佑的寄託，更結合經濟發展與文化宣傳的功能。⁵¹

⁵¹ 張家港地區金村廟會極具現代信仰轉化意義，這些新習俗的形構與出現，都是以抗倭為主線而衍生的傳說情節與廟會儀式，此一習俗何以被傳承與放大有待進一步討論，本文礙於篇幅有限，關於此



◀ 圖3 總管殿中金七聖像（筆者攝，拍照時間：2017年6月21日。）
▲ 圖4 2017年金村廟會金七巡街活動（張維民攝，拍照時間：2017年5月3日。）

2、金村鄰近的總管廟

鄰近村莊位於金村西側也有一個金七廟，謝姓管理人是道士，平日有正職工作，故小廟時常都是緊閉廟門的狀態，只有初一、十五才開放，供村民前來上香。筆者到訪當日屬上班之平日，不得其門而入，僅能就窗戶之縫隙略窺廟內祭祀空間的陳設。廟內龍邊供奉觀音塑像，中間則為大、小總管兩聖像，虎邊則供彌勒佛，三方供桌上除了紅蠟燭與鐵製白臉盆充當的香爐外空無一物，陳設相單簡單。龍邊牆面上貼有五張紅紙所書的「助緣榜」，由紙張泛黃與破損的程度可知五張紅紙為不同年份所書，皆為附近民眾奉獻之善款，緣金五十至一萬人民幣不等，善信名單極其重複，約二十人左右，顯見以鄰近往來的水產場業主、小舍班與一般信民為主。最為破舊的助緣榜捐款一致為一百人民幣，隨著近年信徒各自發展，緣金出現懸殊落差。

議題將另闢專文析論。



圖5 金村村西側的總管廟（筆者攝，拍照時間：2017年6月21日。）



圖6 金村村西側的總管廟一隅，隱身農田中的廟地，亦無招牌，外觀無法辨識。（筆者攝，拍照時間：2017年6月21日。）

3、恬莊東街的總管廟

恬莊位於張家港市鳳凰鎮，恬莊老街是張家港的旅遊熱點，總管廟在恬莊東街，鄰近榜眼府、楊家宗祠等旅遊景點。筆者於2017年6月22日上午到訪，該處總管廟由陳姓負責人照管，總管廟平日因管理人去上班而大門深鎖，廟對門有個小店鋪，由老闆娘保管鑰匙，非初一、十五要入廟參拜者需先借得鑰匙，方能參香。筆者在虞永良先生的協助下順利取得鑰匙，因廟地狹長而又位於邊間，故廟內龍邊供奉多尊小型觀音塑像，大、小總管居中，千聖小王供於虎邊，內有香爐五座。雖然廟宇規模較小，但從香爐數量與大、小總管聖像前又擺放三尊較小的財神神像，可知該廟香火略顯興旺，信徒也明顯有前來求財者。筆者進一步採訪當地的講經先生——狄秋燕⁵²，以瞭解《總管卷》在總管信仰的實用性。

狄秋燕表示「總管名金元，排行老大。從小就知道有這座廟宇，成為講經先生後每年總管誕辰都去，宣《總管卷》，今年三月初七，也有去。」三月初七日總管生日，七月二十二是財神帛師生日，總管廟兩大例祭。信眾均會前往祭祀，佛事時間為早上七點至晚上五六點左右，當天講唱之宣卷有：《香山卷》、《上壽卷》、《灶皇

⁵² 狄秋燕為當地知名講經先生狄建新之女，講經資歷二十餘年。採訪時間：2017年6月22日。採訪地點：張家港市新苗村陳先生住宅。

卷》、《財神卷》、《總管卷》、《公路卷》、《猛將卷》、《高神卷》、《解結卷》、《獻花卷》、《獻元寶》。宣卷結束後紙製蓮花與元寶要一起化給菩薩，而《總管卷》一般也僅用於總管誕辰，其它時候不常宣講，除非業主特別要求宣該卷。由此可知，從所宣唱之寶卷種類可以看出神祇的特性與功能性，而屬性相同的神祇所用之卷也會同場使用，例如總管誕辰不僅宣《總管卷》，也宣《猛將卷》與《高神卷》，劉猛將、高神都與總管雷同，是地方性的土神，也多有抗敵助戰的傳說故事。

採訪狄秋燕的同時，另一位講經先生吳國良也表示：

除了神誕、例祭之外，幾乎不太用到《總管卷》，但若是先前總管管轄的區域，有時候就要宣，神主會主動要求，宣講時間不一定，只有少數幾個村這麼做。《財神卷》則是普遍都用，幾乎都要用到，用來招財或祈求菩薩給好運。⁵³

由此可知，雖然總管有財神的性格，但對張家港地區的民眾而言，宣《總管卷》與《財神卷》的功能明顯有別，寶卷與民眾的社會生活有密切的關連，民眾也從念跟聽之間獲得養份並建立善惡是非等道德觀念，而因應社會經濟發展之故，求財成為普遍常民的共同期待，使得總管神職也衍生新功能，也有人到總管廟求財富與好運，長期為社會中下層的民眾所供奉，總管信仰方能流傳至今。又如《湖州府志》中載：「鄉民並有過房與神廟中者，如關帝姓關、總管姓金、觀音姓妙之類，則士大夫家所無。」⁵⁴顯示當時社會階層較低的平民有將兒女過房給金總管之俗，這也是因應民眾所需所衍生出的職能與風俗。

⁵³ 採訪地點：陳關明先生住宅。採訪時間：2017年6月21日。受訪者：吳國良。

⁵⁴ 清·宗源瀚、郭式昌修：《同治湖州府志》（上海：上海書店，1993），卷29，〈輿地畧風俗〉，頁554。



圖 7 張家港市恬莊東街的總管廟（筆者攝，拍照時間：2017年6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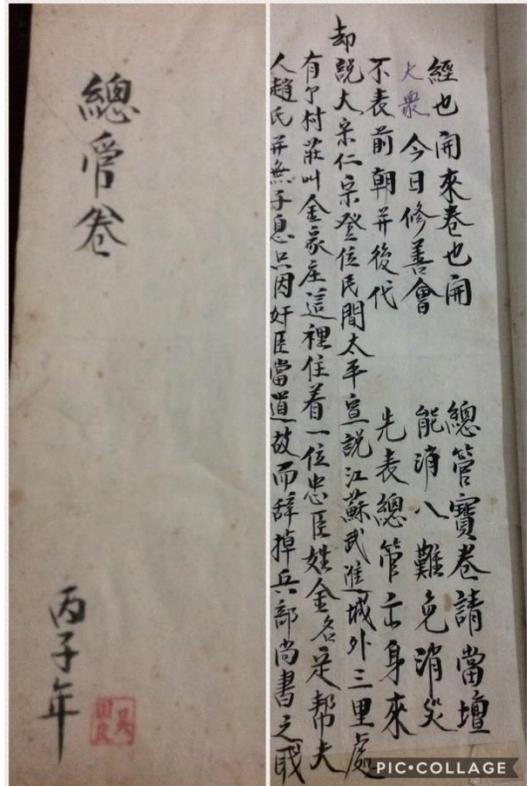


圖 8 《總管卷》吳國良丙子年抄本（筆者攝，拍照時間：2017年6月23日。拍照地點：恬莊新苗村。）

五、湖州地區的總管信仰調查

在濱島敦俊的研究成果中可知，明清時期湖州地區有大量的總管廟，但隨著總管信仰的沒落與時代劇烈變動，現今總管廟的存廢狀況令人好奇也有待調查。筆者於2017年6月23日前往湖州，分別於和孚村、荻港村潛山周邊等地進行當地總管信仰的田野調查工作。

（一）和孚鎮和孚村的利濟橋總管廟

和孚又名袁家匯，是江南多條運河水道的匯流地，也是漕糧入京必經之地。在

和孚水鄉，有橋必有廟，利濟橋乃因金總管受封為「利濟侯」而得名，是特殊的互傍雙橋，兩座橋墩並列砌築，因為舊時為了方便總管老爺的轎子出巡，橋面需夠寬敞才能讓轎子通行，故有此特殊的設計，也由此可知這座總管廟規模較大。廟宇規模雖大，但地處和孚村巷弄內，路面窄小，汽車無法通行且徑路迂迴，若無當地人引路，實難抵達。

和孚村的總管廟管理人陳先生表示，當地百姓認為財神是工廠、企業主拜的，老百姓求平安居多，有廟會的時候，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們才會出現，規模很小，是人民選的，只有五個人，都是地方賢達。目前湖州當地尚存的總管廟數量不少於一百間，菱湖、雙林、和孚等鎮皆有，以和孚鎮 22 個村莊為例，每村都有總管廟，是當地護佑居民平安的精神寄託。和孚村是和孚鎮政府的所在地，有一萬多位居民，和孚村的總管廟是宗教事務管理局批准的單位，管理人是義務職，平日以初一、十五為主要的香客祭祀時間。大型祭典活動則為正月十五上元節鬧元宵時會出轎，總管廟會為九月二十六日，但不確定是否為總管誕辰，除了香客祭祀外，也做戲，以越劇為主。⁵⁵

和孚鎮大部分所拜的總管都姓金，但廟會時間不同，並非受總管誕辰影響，而是因為農作物不同、季節不同，為了配合村民生活，所以廟會時間不一，顯見金總管在此是地方農業神的神職。祭祀活動集中在正月或下半年，正月求平安，下半年則是秋季求豐收。

南太湖地區特別是南潯區遍佈總管廟，「凡是苕溪流過的地方，就有總管廟」，苕溪過去是天下糧道，漕運發達，而湖州地區更是天下糧倉，故總管信仰相當普遍，在漕運沒落後至今仍是如此，由水神轉變為農業神。運河於南潯區阻塞後，才穿太湖而過，所以南太湖區才如此發達，為了感念金老爺給予稻作豐收的機會，當地民眾仍普遍祭祀金總管，但以求平安、豐收為主，不特別強調求發大財致富的祭祀行為。

（二）荻港總管廟

⁵⁵ 管理人陳先生今年 83 歲，到職 3 年。

荻港村位於和孚鎮，也是水鄉古村。筆者前往荻港時，得到正在撰寫《和孚鎮誌》的章明夫先生指引，經由他的解說荻港總管廟才更具特色，荻港雖是水鄉美地，但知名度不高，遊客甚稀。總管廟與演教寺緊緊相連，廟前一對「千年石獅偷麵吃」⁵⁶是宋朝遺留下來的名物。據傳南宋時期荻港遇旱，有三位押糧官不捨百姓受苦而將軍糧發放濟民，隨後投河自盡，荻港百姓為感念他們，遂集資建廟。朝廷追封為「都天安樂王」，故廟又稱「都天安樂王府」。在廟門口左側還有一小門，上頭寫有「總管堂」，但門已無法開啟，推測是重建前的廟門，總管堂乃當地望族首富吳元菊捐款重建於嘉慶年間，重建後便與演教寺相連一起，內有大殿、戲臺、看樓，佔地二千多平方米，可知重建後規模遠大於重建前。2006年總管廟與演教寺均再度重修，並立有功德碑。

章先生認為荻港總管廟對當地百姓而言，是民心所嚮，自發奉獻給廟宇而成的在地信仰，他的觀念也是章姓祖先世代代傳承下來的，總管信仰體現的是平民生活的理想，以凝聚向善的本性，祈求健康平安為主。總管廟裡見有船隻擺放，乃鄰近的三管村、聚善村、草田村、史家村、塘東村都做船，所以放至廟中供奉。

（三）潛山總管廟

潛山總管廟，原址位於湖州潛山邊上，本是座小廟。1958年因潛山建造陶瓷廠遭毀，2005年經湖州市政府批准重建於仁皇山腳。筆者到訪時，潛山總管廟的改建工程尚未完成。潛山總管廟腹地廣大，有三清寶殿、財神殿、觀音寶殿、主祀盧總管位於三清寶殿內，雖然姓氏不同，但盧總管仍是以解糧賑災拯救湖州居民而受封為「解糧總管」，在成神緣由上與金總管無異。負責潛山總管廟重修工程監工的張先生表示，因為廟地還在整修，平常不對外開放，該廟是國家宗教事務局監製的宗教活動場所，故財神殿、三清寶殿都將各由一位道長主持，神像的供奉也無所不包，滿足信民的需求。

⁵⁶ 相傳都天安樂王府前的一對石獅，喜歡在夜裡到鎮上偷吃麵條，有一次回來時，天已亮了，被演教寺的住持撞見，母獅坐回廟前，但雄獅坐回時卻留下嘴邊來不及吞下的麵條。



圖 9 利濟橋旁的總管廟（筆者攝，拍照時間：2017年6月2日。）



圖 10 潛山總管廟（筆者攝，拍照時間：2017年6月23日。）



圖 11 潛山總管廟盧總管神位（筆者攝，拍照時間：2017年6月23日。）



圖 12 荻港總管廟（筆者攝，拍照時間：2017年6月23日。）

六、嘉興西塘總管廟

明末清初，金總管隨著漕運沒落從護漕庇船變成護糧，由護漕水神化為民間押解糧食的小官，《浙江風俗簡志》中關於嘉興的金總管傳說有以下記載：

七老爺廟會：每年四月初三……民間傳說：金老爺原姓金，排行第七，本地出生，在明朝擔任押運糧食的小官。有一年，江南大旱，民不聊生，七老爺恰巧運送糧食過家鄉一帶，沿岸災民向他苦苦哀求借糧。這是軍糧，七老爺不能作主，就上岸至縣裡，與知縣商量救濟辦法，知縣也無良策。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七老爺決計把所運送的糧食統統讓災民取去，自己跳河自盡。當地百姓為了紀念他，集資造廟，故叫「七老爺廟」。⁵⁷

這個傳說故事代表金總管形象的劇烈改變，也是金總管信仰更趨於通俗化的轉捩點，從護漕糧一事可知傳說還保有金總管護佑漕運的原型，但從故事內容改變也可見信仰階層的改變。有求於金總管的信仰者從過去的經商階層，轉變為社會底層的平民、災民，金總管也擺脫了高高在上圓帽、紅抹的王爺樣貌，成為與民眾同甘共苦的「七老爺」⁵⁸，最後不惜犧牲生命，發放糧食，成了施米神。《浙江風俗簡志》中的七老爺廟現今還在，嘉興西塘的七老爺廟現名「護國隨糧王廟」，亦稱「七老爺廟」，為一觀光熱點，週末假期需購買西塘園區門票，方能入廟。廟宇觀光簡介載，是為紀念明朝時期的一個清官而建立的地方神廟：

相傳明朝崇禎年間，嘉善一帶鬧旱災，處處饑民。當時有個姓金的老爺，家中排行老七，人稱金七，是個朝廷押運皇糧的小官，他不忍見百姓挨餓便將皇糧拿出來賑災，但又知私放皇糧乃犯國法之罪，於是就在雁塔灣投河自盡。當地百姓為紀念他這個好官，於是籌資建造了「七老爺廟」供奉七老爺和七夫人。在七老爺投河自盡後朝廷查清真相，追封為「利濟侯」，後又加封為「護國隨糧王」，七老爺廟便同時改名為「護國隨糧王廟」。每年的農曆四月初三七老爺生日，都會在這裡舉行廟會，在那天，西塘的人們都會走上街頭

⁵⁷ 浙江民俗學會編：《浙江風俗簡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頁323。

⁵⁸ 顧希佳認為七老爺的流布範圍不廣，僅在嘉善西塘一帶。但是關於他的神界故事倒也十分動人。詳見顧希佳：《祭壇神歌》，頁185。

遊行，並為今年祈福，非常熱鬧。

由此看來，百姓紀念的隨糧王在情感上是非常親近民眾的，甚至還同祀「七夫人」，在歷史文獻中並未見到有關「七夫人」的相關論述，真實存在的可能性怕遠不及民眾情感需求的投射，西塘的金總管是地方性守護神，廟中正殿稱「金公殿」，過去當地祭祀風氣盛行⁵⁹，護國隨糧王廟前隔著水塘還留有舊時所用的寬闊戲臺。雖然現今轉型為觀光廟宇，但廟中側殿保留展覽空間，陳設過去護國隨糧王聖誕廟會出巡時的器具與模擬巡街排場⁶⁰，廟宇導覽人員表示，過去總管老爺出巡就是如此排場，但隨著西塘遊客近年來日益增多，且不分晝夜皆有遊客湧入，要在狹窄又臨水的小徑出巡恐生事端，便取消了巡街活動。⁶¹



圖 13 嘉興西塘護國隨糧王廟（筆者攝，拍照時間：2017年6月24日。）

⁵⁹ 金公殿匾額上書「廟始建於明崇禎甲申」，廟殿內七老爺神像旁掛滿「德佑民安」之類的謝旗，紅色織布製成，上書黃字，可知前來謝神者眾。

⁶⁰ 展覽主要以模擬出巡街景為主，隊伍依序是太保、七叉、一刀、大鼓、細樂、排鑼、蜈蚣旗、堂牌、小黃傘、紅黑帽、鸞轎、羅傘、執扇、中軍、官箱、紅衣、扎肉提香、蕩湖船、打蓮廂、高蹺。

⁶¹ 受訪者：陳小姐。採訪地點：護國隨糧王廟正殿。採訪日期：2017年6月24日。筆者到訪當日為週六，西塘確實充滿著摩肩擦踵的遊客，倘若要舉行神像出巡活動，相當困難。

七、結論

古代抗拒自然水災能力有限，江南地區更是以舟為車，財物運輸依賴漕運。水運安全便直接影響生命財產，百姓冀求水神的護佑，如此一來壯大漕運的保護神很自然就兼具財神之功能，也被人們賦予財神的神格。而到了寶卷故事中，求財之心、財神功能不變，而農村宣卷風氣盛行，聽卷的人民渴望的是五穀豐登，豐收即為發財，寶卷的創作者也自然淡化護漕情節加重施糧濟苦一節，以告慰辛勤耕耘的鄉村農民，並行宣卷教化之實，顯示《總管寶卷》的流傳與土神信仰密不可分，更是百姓的精神依託。因金總管是江南地區特有的地方性神祇，故相關的各種寶卷也都在吳語區流行，但隨著區域不同、地方風俗各異，金總管的傳說在寶卷作品中又起了有別以往的改變。寶卷創作者在融合民間故事時結合地方風俗，且為了符合寶卷基本的勸善精神，鼓勵聽宣卷者凡人亦有成聖的可能，主人翁金總管化身一介平民，強調立願修行、遭受磨難、修道圓滿等情節，其敘事手法便與民間故事有了明顯的區別。

張家港地區的金村廟會可說是目前最活躍的總管信仰活動，透過廟會保留祭祀儀式與信仰的凝聚力，同時也受近十餘年來非物質文化的調查與申遺活動影響，帶動金村廟會的活力也使更多當地有志人士投入，這些活動也帶動金元七總管傳說與信仰資料的整理與出版，《張家港傳說》、《海鹽騷子》等書籍都是這一系列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下的產物，而書籍的出版也使更多有關金總管的研究資訊得以被重視。金總管信仰在張家港除了是地方性神祇之外，更體現民間信仰與地方經濟緊密相連的具象。

湖州地區的總管廟數量驚人，有待進一步全面性的調查。南太湖地區特別是南潯區遍佈總管廟，「凡是苕溪流過的地方，就有總管廟」，而湖州地區更是天下糧倉，故總管信仰相當普遍，在漕運沒落後至今仍是如此，由水神轉變為農業神，得到當地農民的敬重，成為春耕秋收之際必當告謝的神祇。金總管信仰發展至今，雖仍是地方性土神的神格，但順應各地環境與經濟的發展，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仍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同時也在民間文學作品中呈現多元的面貌。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明·方鵬纂，楊逢春修：《崑山縣志》，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
- * 明·吳寬、王鏊修：《姑蘇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
- 明·葉盛：《水東日記》，收入清·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浙江大學圖書館館藏。
- 明·談遷：《棗林雜俎》，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 清·王應奎：《柳南續筆》，北京：中國書店，2000。
- * 清·宗源瀚、郭式昌修：《同治湖州府志》，上海：上海書店，1993。
- 清·周興嶧等修，嚴可均等纂：《建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4。
-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臺北：新興書局，1978。
- * 清·姚福均：《鑄鼎餘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 * 清·蔡蓉升原纂，清·蔡蒙續纂：《雙林鎮志》，上海：上海書店，1992。
- * 中共張家港市委宣傳部等編：《中國·河陽寶卷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
- 王宇明主編：《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江蘇南通市分卷》，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
- 包文燦編：《張家港傳說》，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 金氏家乘續編委員會：《金氏家乘·續譜》，出版項不詳，2012。
- 胡永良編：《海鹽騷子》，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
- 浙江民俗學會編：《浙江風俗簡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 * 陸瑞英演述，周正良、陳泳超主編：《陸瑞英民間故事歌謠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

二、近人論著

- 王歡：《中國民間的財神信仰與財神寶卷研究》，揚州：揚州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10。

- 何淑宜：〈評濱島敦俊《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會と民間信仰》〉，《暨南史學》14（2011.7），頁 195-202。
- 吳滔：〈評濱島敦俊，《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會と民間信仰》（東京：研文出版社，2001）〉，《歷史人類學學刊》1：2（2003.10），頁 134-137。
- 李伯重、周生春主編：《江南的城市工業與地方文化（960-1850）》，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 李淑如：〈財神寶卷中的民間故事研究〉，《高雄師大國文學報》25（2017.1），頁 71-108。
- 李淑如：〈從江南到臺南——臺南總趕宮總管傳說之演變與信仰網絡的形成〉，《臺灣文學研究學報》25（2017.10），頁 117-157。
- * 車錫倫：《中國寶卷總目》，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
- * 車錫倫：《中國寶卷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 金健康、孫俊良、查旭東主編：《太湖漁歌》，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
- 金國忠：〈抗倭殺寇金村人〉，《張家港日報》第 4 版，2015 年 6 月 27 日。
- 梁一波主編：《張家港風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 陳泳超：〈故事演述與寶卷敘事——以陸瑞英演述的故事與當地寶卷為例〉，《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2011.3），頁 151-157。
- 蔣竹山：〈評介近年來明清民間信仰與地域社會的三本新著——濱島敦俊，《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會民間信仰》、趙世瑜，《狂常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鄭振滿、陳春聲（編），《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新史學》15：4（2004.12），頁 223-238。
- 顧希佳：〈騷子歌初探〉，《民間文學論壇》3（1983），頁 40-45。
- 顧希佳：〈從騷子歌看吳越民間神靈信仰〉，《民間文藝季刊》1（1989），頁 55-57。
- * 顧希佳：《祭壇神歌》，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2001。
- * 〔日〕濱島敦俊著，朱海濱譯：《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Qing*] Cai Rong Sheng & Cai Meng, *Shuang Lin Zhen Zhi* [Local Gazetteers of Shuang Lin Region, Tong Zhi Reign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92).
- Che Xi Lun, *Zhong Guo Bao Juan Zong Mu* [A General Catalogue of Chinese Bao Juan] (Taipei: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1998).
- Che Xi Lun, *Zhong Guo Bao Juan Yan Jiu* [Research of Bao Juan in China]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9).
- Gu Xi Jia, *Ji Tan Shen Ge* [Altar Hymns]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 Hamashima Atsutoshi, *Ming Qing Jiang Nan Nong Cun She Hui Yu Min Jian Xin Yang* [The Jiang Nan Rural Society and Folk Belief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Lu Rui Ying recited, Zhou Zheng Liang & Chen Yong Chao ed., *Lu Rui Ying Min Jian Gu Shi Ge Yao Ji* [Lu's Folklore Collection] (Beijing: Xueyuan Publishing House, 2007).
-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CCP Zhang Jia Gang's Province, *Zhong Guo He Yang Bao Juan* [He Yang's Bao Juan Collection] (Shanghai: Shanghai Culture Press, 2007).
- [*Ming*] Wu Kuan & Wang Ao, *Gu Su Zhi* [A Gazetteer of the Province of Jiangsu]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90).
- [*Qing*] Yao Fu Jun, *Zhu Ding Yu Wen* [Residual Accounts of the Cast Tripod] (Taipei: Student Book Store, 1989).
- [*Qing*] Zong Yuan Han & Guo Shi Chang, *Tong Zhi Hu Zhou Fu Zhi* [Local Gazetteers of Hu Zhou Prefectures, Tong Zhi Reign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93).